

虞

初

志

虬髯客傳

虞初志二

唐 張說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衣踞
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
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
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
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
執紅拂立於前獨見公公蹙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策幾住何
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

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
乃紫衣帶帽入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
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
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
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
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
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因
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

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遠也計之詳矣
幸無疑焉問其姑曰張聞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
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
慮不安而竄戶者無儔篋數目亦聞追
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雖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極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
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
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歛卧
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
視其面一手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
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
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間第幾
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
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

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
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
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
驢前食之甚遠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
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
焉他太見問故不言鬼之問則不隱耳
具言其由自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
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

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旣巡客曰
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
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
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
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
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
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

姓曰年幾尚僅二十曰今何爲白州將
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
見乎曰靖之女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
靜見之可也然鬼何爲曰望氣者言太
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
計之日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
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廻顧已
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

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果
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
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
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
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
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
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
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

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
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
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
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
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亂髮與一道
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
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
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

與虬髯已到矣俱調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額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

為念因其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
日方到到之明日所以一妹回諧某坊
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
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
畢呼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
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
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
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

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札
髯因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
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
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
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
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
衷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
繼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
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
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王贊功
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
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
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
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
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

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貴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
有海船于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虜
髡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
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興况非英雄者乎
人臣之謬恩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

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亂傳所
傳耳

亂傳客傳終

右此傳本張燕公譔或曰杜光庭
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
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
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
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

若以此事爲十二年事則楊素之
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
能識天子塵埃中邪其爲子虛烏
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
故爲舛繆以顯其寓言耳雖然
亦奇甚矣

柳毅傳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
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
至六七里烏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
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
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
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
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

妻不幸今最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
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窟
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
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誣於
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遂誣類切又
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
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
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

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宥通洞庭
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
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
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
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
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諾文
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
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

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閩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閩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楠樹焉鄉人謂之社楠君當解去磁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碍矣幸君子書殺之外悉以心誠之語信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

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未知
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
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
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
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自吾
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
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
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

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于
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
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
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教不告其事曰
徒謁大王耳武夫指路引教以進
謂教曰當閉目數息可獲矣教如其言
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竒
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教傳於太室

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請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玉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至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

水爲神舉一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
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
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並精於人
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俄而寤門問景
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步蹠
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
問曰豈非人闔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
復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

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
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
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右溪見太
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
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
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人心遂託
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
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

罪不諗鑿聽坐貽聾瞽使閨窻孺弱遠
罹構害公乃陌土人也而能急之幸被
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
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自以書
授之今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
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
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
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何故不得知

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
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袞其五
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
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
日日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
裂宮殿擺斲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
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鏢鏢
牽玉柱千雷萬震繳繞其身霞雪雨電

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
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
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
以避復來君固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
來則不然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
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憧
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
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

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
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
右香凝環旋入寸宮中君笑謂毅罔涇
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
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
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儼神溢
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媧不

華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
達遠免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
懷恩詞不諭心毅攝退辭謝俯仰嗷嗷
然後迴告死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
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
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有其失前所遣
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逞辭候
驚擾官中復忤賓客愧傷慙懼不知所

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擊鼓旌。

旗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十夫前曰
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
容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
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
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
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
錫以純綺頒于舞人然後窳席貫坐縱
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

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
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
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
兮還故鄉齊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
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
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
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眉髮兮雨雪羅
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編初

米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聞洞裏
君俱奉觴於毅毅踈踏而受爵飲訖復
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
來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
兮以解君憂哀窅果雲兮還處其休
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
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
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

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詞
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
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
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
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
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笠石
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焉
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免雲霄如

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
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
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
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
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
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
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
辱困如是毅始聞躋九州壤五嶽洩其

憤怒復見斷鑠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
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
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直丈夫之
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
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
波之中玄山之閒鼓以鱗鬚被以雲雨
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
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

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
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然之軀悍然
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
毅之質不足以藏主之一甲之間然而
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壽
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
聞正論向者詭迹狂獮塘突高明退自
循顧矣不睿貴幸君子不爲此費開也

其夕復懼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為
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
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
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
魂戴遂至睽別使前溼陽女當席拜毅
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
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富此
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

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
山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
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驚其所得有
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感以爲
莫如遂娶于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
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求
新匹有婁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
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

雲泉今則不知所往矣母聞鄭氏前年
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世母憐其
小惜其惠美欲擇婿以配焉又何如哉
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
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
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
類于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
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

昔經歲餘有一子殺益重之既產踰月
效穠飾換服召殺於簾室之間笑謂殺
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殺曰夙非姻好
何以爲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溼
則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滙錢
塘季父論親不從垂貧宿心悵望成疾
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
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

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
其志復欲馳自於吾人值吾人累娶張
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
于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忝意
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
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
重色之心余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
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求心故因君愛

不以詭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恐懼兼心
不能自解蓋附書之與笑謂妾因他日
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
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
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柳忿然
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
於長涇之欄柱抑憔悴誠有不飛之志
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物

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三不可也且以率肆胃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

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
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
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
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
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
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妾也毅嘉之曰吾
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
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

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興馬珍鮮服
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
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
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
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
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
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
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

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蝦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侯耳蝦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蝦於砌持蝦手曰別來瞬息而何髮毛已黃

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
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九可增一
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自覩之狀
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
嘏常以是說告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
知所在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虫之
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
虫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落宜有

承焉假詠而不載獨可降其志思義之
爲斯文

紅線傳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
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箴裘號
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
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
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
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
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

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
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男又遣嵩男娶滑毫節度使令狐章女
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徃來而田承
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
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
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
而厚其御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上

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
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懸門
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
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
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
賤品亦能解憂者請聞其語異乃曰
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
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

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
易與其不足勞至憂焉晉叔某一到魏
城觀其形勢規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
更可以後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
書其他卽待某却迴也嵩曰然事或不
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
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
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

輕履宵前佩龍文七首額上書太十神
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蕭乃返身閉戶
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
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
驚而起問即紅線廻矣當喜而慰勞問
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
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
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

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
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傳叫風生
其乃發其在扉抵其寢帳因親家翁止
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
枕前露一星劔劔前仰開一金合合內
書生身申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
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王帳坦其心豁
於生前熱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等

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熾炬煙微爐香
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
斝而蹕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
拔其簪珥廉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
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
百里見臺銅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
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
醉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

逃去陌里入危那一道經過五六城莫
減正憂敢言其苦蒿乃發使人覈遺田
承嗣善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
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
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
獲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
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
但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曰狎以冥私

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
馬二百匹離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
首領繫在恩私便宜如過自新不復更
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鼓
後車來在麾鞭前馮所置紀綱外宅兒
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
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
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燄辭去嵩曰汝

生我家今於安往又功賴於汝豈可議
行紅線曰某前奉男子遊學江湖間讀
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
忽患蠱癘某以茺花酒下之婦人與腹
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
見誅蹈爲女子使身屈賤隸氣稟凡俚
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
窮甘鮮寵侍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達

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彌昨生
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
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
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
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無外澄清一
氣生死長有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
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
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申

堂尚以歌送紅線酒請燕客冷朝陽為
詞詞國採菱歌絲木蘭舟送客魂消百
尺樓還似洛如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
流歌竟尚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
醉離席遂亡所在

長恨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
歲久勸于時食霄衣政無小太始委於
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
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
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
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
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

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然恍若有遇顧
左右前後粉色如上韶高力士階搜外
宮得弘農楊玄琰女子壽邸既笄矣髮
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
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
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
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
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

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并后服
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申
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岳
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
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嫔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
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
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

才知明惠善巧便倖先意希旨有不可
形容者焉叔父昆弟掛列在清貴爵爲
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
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
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
故常時諠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
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者女却
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惡寶求兒

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
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寧太軍徘徊持
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
謝天下國忠奉輦纓盤水死於道周左
右之意未悞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
冀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
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

竟就絕於尺紐之下既而玄崇狩成都
肅宗蒙禪靈武明年大庠歸元大駕還
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
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
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黎園
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
顏不怡左衽欷歔三載一意其忿不衰
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

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可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

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
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
玉妃亦寢請少待之乎時雲海沈沈洞
天日晚瓊池重闌悄然無聲方士屏息
歛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進入且曰
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
曳鳳履左右侍者十八人揖方士問華
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

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
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
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
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
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
合金釵真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
去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待
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

之夜秦人風俗夜張錦綉陳飲食樹花
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闕尤尚之時
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
肩開齒困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
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
玉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
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
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

不又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彼諸邊
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命其國史至
憲宗元和元年釐屋縣尉白居易爲歌
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
之前自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
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
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時一

笑百媚生。六官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
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
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
縵。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盡歡春。
從春遊夜裏。莫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
寵愛在一身。金屋藏嬌侍夜。玉樓宴
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

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
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
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厭。
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
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
摇摇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
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
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

不得。楚君血淚相和流。青埃散漫風蕭
索。雲橫殘照。夕昏劍閣。城頭山雨。行人
旌旗無光。山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
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傷心色。夜雨
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龍馭到此。躊
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
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土。東望鄰門信
馬歸。歸來也。死皆依舊。六八夜芙蓉未央

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
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黎園
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
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能眠。遲遲鍾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
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
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

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
教方士嚴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
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
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
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上綽約多
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靈膚花貌容華
是。金闕西廂叩玉童。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驚攏。

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連迤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
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
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
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
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輿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
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股。釵擘

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長恨傳終